

1104

纪念诗人徐志摩 诞辰一百周年专辑

1997年64-66期

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纪念诗人徐志摩 诞辰一百周年专辑

**《海宁文史资料》第64期
(内部刊物)**

**中国政治协商会议
浙江省海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一九九七年一月**



徐志摩
(1897—1931)



志摩埋骨地——硖石东山万石窝



徐志摩墓于1983年3月迁建于硖石西山白水泉



上 图

1932年春，硖石各界祭奠诗人徐志摩。此为西山梅坛诗人停柩处

下 图

赴硖举行诗人徐志摩逝世周年祭之人物合影



詩人徐志摩之墓

清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丙申十二月十
三日酉時生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辛未
十一月十九日午時卒於山東濟南黨
家莊附近之開山終年三十六歲次年春
歸葬浙江硖石東山萬石窩一九三三年
春由海甯縣政府遷葬於西山之原爰
以廬山金星石誌其梗槩

陳從周題 蔣公運書 王運天刻

迁葬时放入墓中的金星石铭文

前　　言

今年1月15日是我国新月派代表、诗人徐志摩诞辰100周年纪念日。

徐志摩是海宁硖石人，1931年11月19日搭机赴北平，因飞机触山失事，遇难身亡。他的一生是短暂的，仅活了36岁。他从事创作的时间也是短暂的，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精神财富。他的大量诗作在感情的宣泄、意境的营造、节奏的追求和形式的探究诸方面，都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启迪，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当然，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他也曾写过一些有错误倾向的诗。正如茅盾先生在三十年代所说：“我觉得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以注意，因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们研究。”为此，在诗人诞辰百年之际，本委邀请诗人故里的乡友、亲戚、部分作家和诗作爱好者，撰写回忆纪念文章和新诗评论文章，以活跃对这位生前乃至死后都有争议的诗人的研究。并以此专辑作为对徐志摩这位才华横溢，诗思过人，文笔洒脱的诗人的纪念。

编者

1997年1月

目 录

一、诗仙徐志摩	章克标(1)
二、君子之交——我与志摩	章克标(6)
三、他在人们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——志摩先生百年诞辰杂笔	陆克昌(9)
四、开山无顶难作坟 ——访徐志摩罹难处.....	顾永棣(18)
五、百年诗魂 故里情深 ——徐志摩诞生百年纪念.....	高健行(22)
六、诗人与书画 ——纪念徐志摩诞生一百周年.....	吴汉明(36)
七、白水泉畔吊诗魂.....	张劭能(38)
八、忆诗人趣谈.....	马君松(40)
九、访陈老 忆志摩.....	王敬三(42)
十、开山和末代 ——也谈徐志摩诗作两面观.....	朱明尧(50)
十一、重读志摩的诗.....	王学海(56)
十二、志摩的正义感与爱国主义情怀.....	王 靖(59)
十三、徐申如与海宁.....	蒋启霆(63)
十四、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.....	吴汉明(66)
十五、徐志摩邀友来海宁观潮辨正.....	沈云汉(69)
十六、徐志摩研究资料索引.....	王敬三(72)

诗仙徐志摩

章克标

有人说：志摩诗好，可以称诗圣。我想：诗圣已有杜甫，不如称他“诗仙”。他的诗好，怎么样好，或者有人说也不那么好，这都无关重要。他诗仙就是诗仙，第一因为他的死乃是仙家的尸解，是白日飞升。不仙而何！

死——升天

徐志摩是在 193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搭乘中航邮机，从南京飞北平，在济南附近党家庄上空，飞机碰了开山而爆炸遇难的。这天他一定要赶回北平，因为他的好友林徽音在次日要作一次学术讲演，他已经答允她一定赶回北平去帮助她安排一切，因此他匆匆离开上海到南京搭乘友人给他安排的不花钱的便机，想不到半途出事故。开山一名白马山，飞机上乘客只有他一人，另外是正副驾驶员，像是他坐的专机，专门去升仙就位的，正像天上飞了一双仙鹤来迎接这位白马王子，在白马山升天而去，留下来的“尸解”残骸，给他的亲人朋友们，料理后事。

婚——爱的追求

1915年(中华民国4年)徐志摩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(清朝原名杭州府学堂,民国成立后改名,并改学制。原来中学是5年,后改4年,程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)毕业后与张幼仪结婚。此婚事是他家里所决定的。女方是江苏省宝山县的望族,她弟兄中有张君劢(嘉森)是著名学者、政治家,张公权(嘉璈)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,她本人后来也办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作经理,由此可知她家的财力和地位。志摩却受不了这种财势的压力,尤其不乐意他父亲的企图利用裙带关系来作事业纽带的行径,再加受了新式婚姻、恋爱自由学说的影响而且又遇到可以作为爱情对象的林徽音,所以后来提出离婚的要求,并坚定不移,张幼仪也只得同意了。在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的情况下,他们在柏林由吴经熊、金龙荪作证,协议离婚,终于分手。殊不知此时林徽音已与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订婚,她对志摩说只能以朋友相待了。志摩的理想落了空。于是志摩的爱又落到了陆小曼身上。陆小曼当时在北京交际社会是出名的美人,丈夫王赓是美国西点军校出身的,他在军界工作,志摩也是朋友,因此两家相熟。而王赓因公务忙碌,没有时间陪伴小曼,就委托志摩照顾。小曼、王赓也是老式婚姻,爱情难以培育,性情不能相合,因之志摩十分同情小曼,终于两人相爱了。经过这些小小周折,小曼同王赓离婚,志摩同小曼正式结婚。但这种结合,志摩父亲是十分反对的。对于志摩同张幼仪的离婚,父亲不赞成,叫幼仪仍留在他们家里,作为他的义女,仍叫她掌理些家务。对于志摩同小曼的结合,父亲表示再不给他经济上以任何补贴。但志摩对此,则是十分满意,以

为是得到了最好的结合了，因为他同小曼的确如胶似漆，浓得化不开了。他们可以称为仙侣。吕纯阳有三戏白牡丹的韵事，吕仙是来度她的，志摩也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小曼天生丽质，质地好，是上驷之才，志摩时时热心教导、指点、鼓励、辅导，使她从迷途歧路中转到正道上来。志摩归天之后，小曼也确实受到了教育，她为志摩出全集出谋划策。她自己也改变了旧作风，束身自爱，符合志摩的希望和要求。后以作画写诗文，为上海文史馆馆员，得到社会公认。他们的结合，的确可以说是仙侣，也许他们前生原来就是仙童仙女。

从师 交游 求道

徐志摩曾拜梁启超为师，深得梁的器重，他同小曼结婚，也由梁证婚，这是他父亲提出的条件。梁启超是首肯了，但在仪式席上，又正言谴责了志摩。志摩对此，也不介意，因为他有其他许多朋友的支持，而且恋爱结婚也是无可非难的。他同胡适、杨杏佛、刘海粟等许多名流学者结交，得到他们的帮助。他同友辈办新月书店，出《新月》月刊，办诗社出《诗刊》，还从事戏剧运动，在文化界艺术界十分活跃。在国外，他结交印度大诗人泰戈尔，最为亲热，曾互相访问，恩同父子。此外结交英国的罗素、哈代、曼殊斐尔以及许多著名学者、作家、文人、哲人，相互切磋，很受到启发教育，因之他的学业也在不断进步。他在留学美国、英国时，已经天才骏发，得到学界的赏识，而他也好学不倦，上进不息，尤其对于康桥有深厚感情，形之于诗歌，感人至深，他所向往的企求之道、探索之道，实际是人生根本

的大道，也可以称之为仙道。可能他自己并未觉到，但从他的诗情文意中，却明明有这种显露的。如果明白了这个根本概念，再去读他的诗文，一定会有更好的理解和感受。他的诗文所以别具一格，无人能及，难以追踪，原因可能就在于此。有些诗文中，还像具有先见的预言那样，十分神秘，如他的《想飞》一文中的字句有“同时天上那点子黑，已经迫近我的头顶，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，忽然机沿一侧，一球光直线下注，砰的一声炸响——炸碎了我在飞机中的幻想，春天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。”正好预言了他飞机出事的情景。

他的许多诗作中，不时可以看到天空、云、霞及山野里的神仙境界。他爱好天文，欢喜黑夜里观看天象，也时常想飞到天上去遨游，也想到琼岛仙山去过活，这种思想，也许是他在幼时听老祖母讲故事传给他的。他在学生时代，某年暑假中回硖石度假，借了东山脚下的三不朽祠读书，那一带多庙宇，又是叫化乞丐栖身之地，他竟然同几个叫化子做了朋友，一同吃喝谈心，十分舒畅，十分融洽。他一定认为叫化当中会有奇人仙家隐迹其中，烂脚跛脚的，可能就是铁拐李。志摩追求仙家，目的在于求道，这种内心的思想，也往往在诗文中显露出来。

坟墓——仙境

志摩死后遗体归葬故乡硖石东山麓名叫万石窟的一个景点地方，那里是层层叠叠的乱石成堆成群的所在，是一块天然的墓地。硖石的东山（又名沈山）西山（又名紫薇山）都是很矮小的山，海拔也许还不到100米，但山岩却别有风姿，特具景

色。他家里有财有势，以徐申如家的名望来造了一个庄严华美派头不小的坟，凿地几米，用水泥严密封顶，还有祭坛墓碑，以及配置树石等围屏列陈，同周围山光水色相映辉，表示了父亲的爱子之心，也成了地方上的一个新胜迹。邑人张宗祥写了“诗人徐志摩之墓”的碑文，家里人也春秋两次来墓祭，1933年清明陆小曼亲自来硖石扫墓过，还吟诗一首来悼念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横扫四旧，这样的坟，而且是被算资产阶级的反动诗人的墓，当然要消灭铲除，于是革命小将大将，大家出劲出力来刨来铲，可是造得太牢固了，费了许多工力，竟然不能销毁它，于是只得动用了炸药，不知用了多少，终于把坟轰掉了。墓碑及一切坟饰都四散飞走了，坟成了个大窟窿。“四人帮”结束后，社会秩序恢复，有人想把志摩的坟再造起，但一时也难办，因为遗骨遗物是什么也没有了。后有热心人拾掇了些破残遗件及衣着之类，同时也幸而发现了张宗祥写的原碑还完整，于是在政府文化部门帮助之下，在西山公园白水泉一侧，重建了一个简单朴素的坟墓，以纪念这位有名的诗人。这坟墓虽然简单朴素，但很合志摩的为人，而且在西山公园内，不时有人去瞻仰凭吊。最近他父亲徐申如有一个新造的墓在新开办的父山公墓的山顶，造得富丽堂皇，有点高级样子，相当铺排场面，据说也是陈从周教授设计的。他是有资财的绅士，自当有此种格局，因为有钱可用，用以点缀河山，也是好的。志摩的作为诗人的墓，当然不必去比赛阔气，而且因为他是诗仙，更加应当没有世俗之见了。有朝一日，志摩驾鹤下来看看，也必展眉微笑表示满意的吧。

君 子 之 交

——我与志摩

章克标

徐志摩跟我是小同乡，他是硖石镇上首富之家的大少爷，当权派绅士徐申如先生的长公子；我则硖石乡下庆云街的小康之家子弟。有句话：“乡下第一镇上第七”，况且我家在乡下也不是第一，所以同他家虽然也有往来，可以说有点“世”谊，但却从小不相认识的，到了青年时期也还是不相认识的，虽然庆云街上的孙荫轩伯伯是他的开蒙老师，他大概也没有下乡来向老师拜年，见面的机会是少了。读中学他在杭州府中学堂，是到西湖名胜之地去了的，我读中学是嘉兴浙江省二中，因之读书时期也碰不着在一起，况且年纪相差了4岁，我读中学时，满清王朝已倒，府学堂已改做省立中学了，而且又是从五年制的改成四年制了。一直到我们都三十岁左右，才在上海相见相识，所以都是大人了，大人不是“小人”，是“君子”，而我们之交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

我相识志摩，是在邵洵美家里。因为新月书店关系，有一段时间，两人极其热络，常常在一起。我跟洵美早已很熟了，因此也同志摩常见面了，谈起来，又是小同乡，但也并不叙什么乡谊，因为关于这个乡，那时我们似乎都还没有认识到乡谊的重要性和神奇性，并且尽管家里大人父辈都是朋友，这种友谊

也并不传给下一辈。同志摩的交友，反而是经余姚人邵洵美而成立的，以后大家相互也像很熟识了。

尽管熟识，却谈不上亲热，一同宴会吃饭，随意小酌也有，那是客客气气的，而且还都是有其他朋友在一起，只有两人叙叙谈谈的情况，好像没有过，大约也没有什么事体要谈。比方我为缺钱要借，也不会想到要去找志摩的，而首先去找邵洵美，况且我也根本不很愿意向人开口借钱。志摩周转不灵了，也是向邵洵美借钱，例如那次胡也频、丁玲生病而且要回湖南老家去，由沈从文伴同的。沈向徐志摩借川旅费，志摩还是向洵美转借了给他们的。那时徐志摩同陆小曼已经结婚了，住在上海有个小家庭，我也没有去过他家，因为我不欢喜去看那个被称绝代美人的。志摩在光华大学教课，还去北京大学兼了课，奔波于京沪两地之间，够忙了，不想去打扰他。就连他的在开山升天之后的开吊，我也没有去。谈到这个样子。但我较赞赏他有新思想重法度，心里想着林徽音，就跟张幼仪离异，而且后来一旦跟陆小曼结合了，也很严肃地对待这种夫妻关系。特别是对陆小曼的某些情况，他隐忍委屈，与人为善，不听从朋友劝告与之决裂，而是始终保护她，直至身遭空难而自己毁灭。终可使陆小曼深受感动，立志奋发戒绝嗜好，改恶从善，还为志摩出全集尽力，在绘画艺术上求精求进，拯救了这位一代才女。这也是志摩的伟大之处，别人所难以企及的。

早几十天，我写了一篇短文《二诗人，百年祭》纪念郁达夫同志摩两位诞生 100 周年。我对志摩也有了表扬，他的作品几乎全是诗，他做的是新文学白话诗而多半又取法国外，没有中国的古旧传统陈腐味，所以有人说，他是为新诗打开局面的人，有了他才真正有了新诗。新诗本来是新创建起来有广阔自

由的境界的，他能无所顾虑，驰骋这广阔的天地之中，斐然成章，自成一家，虽也只能是一个局部的角阳，但首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。有了他，才有后来的许多继起者，而新诗坛才绚丽，鲜艳，百花齐放了。

对于志摩的爱国主义，历来很少提到，更谈不到宣扬了。我们现在是要大讲爱国主义的当口，徐志摩的爱国言行应该研究发掘。比如他在回国的旅途上，曾经设法揭露走私贩毒的案件，使得犯罪者在香港落入法网。又如他同恩厚之的关系，他也照定影的那样笼集一笔巨款在乡下试办“新村”以改善社会及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尝试等等。我所知不多亦不详，不能多说了，写此也算纪念他诞生 100 周年罢。

他在人们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

——志摩先生百年诞辰杂笔

陆克昌

未尝中断的缅怀

徐志摩先生比我早出世二十六年，所以他的大名我在八、九岁时就知道了。但少年的我知道的不是他赫赫的文名，而是由于一个惊人的事件：徐申如老先生的“少爷”徐志摩坐飞机在山东触山死亡了。这件事在当时不足三万人口的小镇是“特大新闻”，传得家喻户晓。那时我正寄居在舅父俞子英中医师家中，舅父家是徐申如家的邻居，我对邻家的事就格外多听到一些。我听大人们说，徐志摩虽然是徐申如的独子孤苗，徐申如的财产就只有这个继承人，但父亲并不喜欢儿子，因为儿子爱上一个抽鸦片的女子陆小曼，住在上海；而把家里的贤妻张幼仪丢弃了。因此父亲断绝了对儿子的经济供给。徐志摩的大名伴随着这些传说，留在我童稚脑海里的自然不是好印象。

今天回忆起来，那时有两件事留下的印象倒比较清晰一些。一件可以断定是1931年4月下旬徐志摩母亲的丧事，挽联素幛从门口两边壁上一直挂到四五进深的灵堂，门前车水马龙，吊客不绝，场面极为盛大。另一件是我曾见过徐家对面“一同一人照相馆”的玻璃橱窗内，陈列着一张照片，是照相馆主